

第1章

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 假裝欣賞欣賞一瓶花
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 就像正要瀏覽一幅畫
只怕給他知道笑我傻
我的眼光只好迴避他
雖然也想和他說一說話 怎奈他的身旁有個她……

塞在耳朵裡的耳機，播放著起碼三十年前的老歌。

她，林香韻，一個花樣年華的十九歲女大學生，會聽「心戀」這首年紀比她大很多的歌，都是因為愛聽老歌的老爸最近老放這首歌，害她被洗腦了，而很不巧，這首歌超級符合她的心情。

圖書館裡滿是埋首K書的學生們，都在為了下週的期中考努力，然而林香韻的注意力卻不在桌面上攤開的《會計學》上頭。

撥了撥過長的瀏海，藉由這動作，眼角餘光掃向坐在長桌對面，一個皮膚偏白的男孩身上。

他叫居威廉，是中文系大四的學長，今年二十三歲，比起應屆大四生要大一、兩歲，是因為他高中畢業就先服兵役的關係。也許正是因為服過兵役，居威廉比起一般男大生要成熟很多。

林香韻不停的以手撥瀏海，撥個沒完，就像時下愛漂亮的女孩子。其實她最不在乎自己的頭髮了，瀏海早就過長，遮住她大半張臉，好友季潔老是嫌棄她沒有型，叫她去剪一剪，她一直藉口忙碌，就是懶得去弄。

比起校園裡其他漂亮的女孩，她還真是不起眼呀，不起眼到學長的視線根本不會投注在她身上。

「唉。」輕輕的，她嘆了口氣。

學長的身旁有個「她」。

中文系二年級的陳怡嵐，用著那雙青葱般的小手在紙條上寫字，遞給了身旁的居威廉。

居威廉偏陰柔的五官對她展露微笑，修長好看的左手執筆——他是左撇子，在紙上寫下文字回訊。

「天哪……這畫面真好看，美哭了我。」林香韻完全不想從包包中拿鏡子出來看一下自己的臉，太令人自卑了。

雖然我沒有中文系花美麗氣質的五官，但我也能偷偷喜歡學長吧。

她換手再撥瀏海，這次用另一隻眼睛當主力偷看居威廉。

不若時下流行的陽光男孩有著健康小麥色肌膚和大胸肌，居威廉皮膚偏白，五官陰柔，身形高挑修長，他蓄了長髮，過肩的頭髮有些自然捲，稍微紮了起來，露出光潔的額頭，在女生身上看起來氣質可愛的公主頭，在他身上卻有種說不出來的男人味。

如果有人因為居威廉的外貌而小看他，那麼就大錯特錯了。

回憶浮現腦海，林香韻嘴角不自覺揚起懷念的笑容。

林香韻家裡是經營萬能公司的，媽媽早逝，家裡只有她和一個小她三歲的弟弟，因此她從國中起就開始幫爸爸的忙，滿足客戶們各種奇特的要求。

從在客戶出差的時候到府餵魚、蹣跚，到協助搬家整理、做晚餐……等等服務，都在公司業務範圍內。

大一剛開學不久，她到一個熟客的家裡，為加班晚歸的客戶做一頓晚餐給小孩吃，陪了他們一晚上，直到夫婦倆雙雙下班回家才離開。

離開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，她跟一樓的警衛打了個招呼，就走出大門。

「不要打我、不要打我……我這就走！」

似遠似近的聲音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心中的直覺告訴她不可以過去，很危險，但性格中的正義讓她向聲音來源走去。

只見一個衣衫襏襠的中年人，在臨近大樓的便利商店側邊小巷中，被一干喝了酒的年輕人打著玩。

那四個十幾歲的青少年你一拳、我一腳，欺負著瘦弱的流浪漢，看著對方被打得哀叫求饒，便樂得哈哈大笑。

「喂，你們在幹麼？住手！」林香韻看得十分不忍，想也不想的開口，上前阻止。於此同時，一個便利商店塑膠袋咻一聲掠過，砸到了一個正在狠揍流浪漢的男孩頭上。

金屬撞到頭的聲響悶悶的，接著落地爆開，袋子裡裝的是可樂、啤酒之類的易開罐，一旁的林香韻光用聽的都忍不住皺眉瑟縮，更不用說被打到的年輕人了。

「喔幹——誰！」少年摀著頭轉回來，想要跳起來發狠，可惜頭暈得不得了。

「你老子我。」聲線低沉的男聲語氣中帶著不可一世。

「阿強，上次我才告訴過你，別讓我看見你在這社區出現，看來沒在聽嘛，今天又欺負人，還帶一群小弟，我看你皮在癢了！」他扳著手指，發出喀喀的聲響。夜色太黑，路燈也不夠亮，林香韻看不清眼前男人的五官。

「居威廉，又是你！多管閒事！」叫阿強的男孩看起來跟他是舊識。「我才不怕你！今天我們有四個人，我就不相信四個對你一個會輸！上！」

於是居威廉就這麼跟四個血氣方剛的不良少年打了起來。

「啊、小心！」林香韻想摀臉，又想掏包包裡的手機報警，整個人因慌張而手足無措。

以為四打一的情況會對居威廉很不利，誰知他輕輕鬆鬆就撲趴了四個男孩子，將他們一個一個拎起來，威脅又恐嚇。

林香韻被眼前這一幕驚呆了，她完全說不出話來，那俐落的過肩摔和十字固定，是非常熟悉的柔道技啊，當然還有粗暴直率的打架方式——正中鼻梁的直拳、以自己堅硬的額頭當武器撞對方的頭……根本就是電影裡才會出現的！

「懂了嗎？這才叫以強欺弱，阿強，我最後一次警告你，再讓我看見一次你欺負社區附近的流浪漢、落單的小孩或女生，甚至只是聽見，我都會直接去你家，把你打到你爸認不出你來，我數到三，立刻離開我的視線——三。」

四個被打得慘兮兮的年輕人火速跳起來，互相扶持，踉踉蹌蹌地離開小巷。

「嘶——臭小子。」見男孩們都走光了，居威廉這才啐了一口。「打架長進了嘛……」他啐念著，摸了摸方才在打架中不注意被打到的嘴角，而後走向那名被打的流浪漢，將對方扶起來。

「阿叔，沒事吧？我來幫你。」

「別別，我沒事，我很好。」流浪漢被扶起來，連聲道謝。「你真好啊，幫我好多次。」

「別這麼說，人都有困難的時候。阿叔，我給你買了東西，帶回去吃吧。」居威廉拎起地上另一只塑膠袋，裡頭有完整的微波便當和麵包等食物，他將之遞給了流浪漢。

林香韻這才發現，他是拎了兩個袋子，看來一袋是給自己添購的，另一袋是為了流浪漢而購買，但他下意識丟出去的，是自己的食物。

「不用不用，怎麼好意思一直拿你的東西。」

「阿叔，你就收下吧，要吃飯才有力氣生活。」居威廉不由分說，硬將食物塞給了流浪漢。「我也只能買吃的給你，何況又不是常常……」

在居威廉苦口婆心的勸說下，流浪漢才收下了他的好意，拎著一袋食物，步履蹣跚地走了。

居威廉頑長的身子站在路燈下，將他的影子拉得好長，他看著流浪漢離去的背影，長長嘆了口氣。

「那個……先生。」在一旁看了很久，都沒有幫到任何忙的林香韻，這時候才站到居威廉面前，開了口。

站在他面前，她才發現這個男生，長得很好看啊！

「嗯？」許是沒有發現她的存在，居威廉怔了一下。「你是誰？怎麼會在這裡？」她這麼沒有存在感嗎？林香韻無語。「比你早來一點點，正要幫忙你就出手了，喏，給你。」林香韻從她的萬能腰包中找出了OK繃。

是可愛的黃色小鴨OK繩。居威廉挑了挑眉。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你受傷了呀。」林香韻沒有一絲害怕，明明這個男人用更暴力的手段趕跑了四個不良少年，展現出他強壯、極具威脅性的一面，可她就是不怕他。

大概因為他對個素昧平生的流浪漢很溫柔，而且正義感十足吧。

「打人，自己也會痛呢。」

見他完全沒有要伸手接過的意思，林香韻有點猶豫，但心中有個聲音叫囂著——得做點什麼，於是她非常衝動又莽撞地執起他的手，撕開OK繩，貼在他破皮滲血的指關節上頭。

居威廉默不作聲的讓她貼好OK繩，林香韻做好這件事情抬頭時，不經意地對上他那雙像黑潭般的眼睛。

他臉上沒有笑意，也沒有表情，薄薄的、好看的唇抿成一直線，不知為何，她有一點害羞。

「你是S大企管系一年級的新生，叫林香韻？」居威廉突然開口。

害羞什麼的情緒在他精確無比的說出她的來頭後，頓時消散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！」嚇死了，她可什麼都沒說啊！

「妳的學生證掉了。」居威廉低頭，視線落在兩人中間那張學生證上頭。「妳一個女孩子，跑到這小巷幹什麼？」

「聽見聲音就來了。」林香韻蹲下身撿學生證，想必是她拿OK繃的時候，學生證掉出來了，幸好有撿回來，並未遺失。

「女孩子別好奇心這麼重，要保護好自己，我送妳去等公車。忘了說，我是S大中文系四年級，妳要叫我一聲學長，黃色小鴨學妹。」

那天之後，他們在學校裡並沒有什麼交集，中文系和企管系活動區域在不同大樓，但居威廉的大名不需要打聽，林香韻輕易就能聽見他的豐功偉業。

文武全才說的就是他，聽說他文章寫得極好，外文能力非常優秀，能用英文寫作，念中文系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中文不好，這才念中文系。同時他還是柔道社的社長，拿下大專盃冠軍無數，性格嘛，跟陰柔斯文的外表不符，他非常衝動，跟男人們對話都是用拳頭，但對女生非常的紳士。

居威廉非常耀眼，是聚光燈，極易吸引眾人的注意，林香韻也是眾多喜歡他的女生之一，可她不敢說出來，只能偷偷的看他。

只怕給他知道笑我傻
我的眼光 只好迴避他

偷偷看著、回憶著，林香韻不期然看見低頭K書的居威廉抬起了頭，捕捉到她偷瞄的視線，往她這裡望了過來。

而令她驚慌不已的是，他對她笑了。

嗯……是她太敏感嗎？為何感覺到投注在她身上的視線，除了學長之外還有很多？

腰間傳來好友季潔的用力一擰，林香韻吃痛的驚呼出聲。「妳在幹麼啦？」

「妳才幹麼咧！」季潔低斥。

回頭要給好友臉色，林香韻拿下了塞在耳朵裡的耳機，這才聽到女歌手清甜的嗓音在圖書館內迴盪。

雖然也想和他說一說話 怎奈他的身旁有個她
怎奈他的身旁有個她

因耳機接觸不良而放出的音樂，在只有紙張翻動聲響的圖書館，清晰得令人側目。
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！」林香韻臉漲紅，明白了那些關注的目光所為何來，她手忙腳亂地關掉音樂，雙手合十，對被她白目行為影響的同學們道歉。

啊啊啊，果然不能偷看帥哥，一直撥瀏海，一直轉頭，結果轉掉了她原本就有些接觸不良的耳機，這下好了，全圖書館的人都知道她林香韻邊K書邊聽老歌，還

有居威廉……會不會發現了什麼？

「嘆嗤。」男人的輕笑聲輕得沒有人察覺，可林香韻聽見了，她抬頭望向聲音來源，結果卻望進了居威廉帶笑的雙眸中。

那眼神像是在笑說：傻瓜。

可不是嗎！她就是一個大傻瓜。

「潔，我去透個氣。」小聲的在埋首苦讀的好友耳邊細說，林香韻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圖書館。

她需要冷靜一下。

「什麼事情這麼好笑？」

女孩子輕聲問，氣音般的耳語只有他一人能聽見。

居威廉瞥向對他說話的女孩——坐在他身旁，今年大二的中文系學妹，陳怡嵒。不可諱言，陳怡嵒是符合時下審美觀的那種正妹，皮膚白、大眼、瓜子臉，還有男人都會注意的胸和腿。

這女孩非常明顯的對他釋放出「我喜歡你」的訊息，相信只要他告白，一定會得到肯定的答覆。

可他卻對這聰明漂亮的學妹沒有半點追求的念頭，反而在意著那個偷偷注意他的企管系學妹。

她叫林香韻，與他有過一面之緣，就在開學初的某個晚上，那學妹給了剛打完架的他可愛的黃色小鴨OK繩。

以居威廉的性格，通常是不會把這段插曲放在心上的，那之後兩人也不曾有交集。會知道林香韻，是因為就讀電機系四年級的好友王沖實，他交了個企管系一年級的女朋友，叫季潔。

而季潔跟林香韻是無話不談的姊妹淘，死黨每次提到女友，就會順道提起林香韻。

「香香就是個小神經病！我從來沒有看過玩起來比我女朋友還要瘋的女生，完全沒在顧形象的，你看我的臉！」

某天，王沖實頂著一張被畫得完全看不出五官的臉來找他，把他弄得大笑不止。

「不過玩個德國心臟病，有必要這樣嗎？！我就頂著這張臉從桌遊店過來，她們還逼我絕對不能搭計程車，一定要搭捷運，我的天……不過她們倆倒也是願賭服輸，現在應該頂著花臉去找教授了吧，哈哈哈哈。」王沖實秀出社團活動照片，照片中的兩個女孩子，臉也被人體彩繪筆畫得看不出原來的面貌，一個被畫了落腮鬍，還有誇張的鬚角，另一個則被畫成紅面關公，配上可怕的鬍子。

居威廉一眼就認出了那個被畫得只剩下一雙眼睛的紅面關公，就是林香韻。

「你們桌遊社的都這麼有梗？」居威廉笑到岔氣。

「在她們兩個進社團之前，大家都走氣質路線——不是我要說，我女朋友頂多有點小瘋狂，這林香韻根本就是個男人婆！你知道她力氣有多大嗎？社團室裡的桌子，我還要跟人合搬一張，她一個人就能搬一張，Man透了！」

關於林香韻陽光開朗、人緣好的性格，居威廉全透過好友的口中得知，也一點一滴的加深對這個學妹的印象。

林香韻並不漂亮，在性格強烈、五官姣好的季潔身旁，不化妝、不打扮的她就像是個陪襯，但居威廉觀察久了，卻覺得她很順眼。

要順他的眼，不是那麼容易的事，像漂亮的陳怡嵒就沒有給他順眼的感覺。

林香韻順眼到居威廉覺得，她就連偷看他時的躊躇動作都可愛的不得了。

「學長、學長……威廉。」見心怡的男人但笑不語，一股心慌的感覺讓陳怡嵒著急，覺得這個本來就很難捉摸的男人，更抓不住了。

「我有話想跟你說……」等不到他先開口說喜歡，等不到她想要的追求，那麼只好她主動。

「妳慢慢看書，我先走了，別太晚回家。」居威廉截斷了陳怡嵒衝動之下的告白，快速的收拾自己的書和筆記，沒等她反應過來就離開了。

踏出圖書館時，居威廉回頭，看了眼季潔身旁的空位，林香韻還未回來——那就代表他還能堵到她。

舉步向前，一手掏手機，點出了死黨王沖實的 LINE，打算跟好友討要林香韻的聯絡方式，至於討的過程中被嘲笑的可能嘛……以後再撲到他不敢笑就好了。

「喔，我的天，我的臉好燙，怎麼還不降溫，真是急死人了！」

從樓梯間傳出來的焦慮女聲讓居威廉停下腳步，打到一半的訊息就此中止。

得來全不費功夫。他腳步一轉，走向了樓梯間。

一打開安全門，就看見抱著頭的林香韻正對著牆壁撞頭，一邊喃喃自語著，「嗚，被學長聽見了，我不要活了，一個少女聽這種老歌……」

嘆——不能笑，忍耐，居威廉，你要忍。

「不會發現吧？應該不會，學長不會發現那首歌是我的心情，不會的……不對啊，知道又怎樣？」自厭過後，林香韻突然想通了。「像我這樣的女生，學長哪會知道我是誰，又怎麼可能喜歡我，林香韻，別傻了，居威廉不是妳能肖想的，不要看對方見義勇為幫了流浪漢，就有英雄情結啊！」

「嘆——」不行，他忍不住了，這學妹怎麼能傻得這麼萌又這麼好笑？

在樓梯間獨處的林香韻聽見突兀的笑聲，有種心事被人撞破的尷尬，這尷尬讓她火大，怒氣橫生的吼道：「誰在那裡偷聽！」偷聽是不道德的。

氣勢洶洶地回頭，想先發制人的林香韻，竟看見居威廉笑到快斷氣的臉，她瞬間呆掉。

「學長……」她呆到只能喊這兩個字，腦子一片空白。

老天，學長笑成這樣，是不是聽見了？對，他一定聽見了，不要啊——

腦子空白過後，是內心的祕密被喜歡的人聽見了的羞恥感，她臉頓時紅得像關公。現、現在該怎麼辦？她能逃吧？逃還來得及嗎？學長為什麼要堵住安全門？她逃不了啊！

「林香韻。」笑夠了的居威廉吁了口氣，平復自己的情緒。

「你知道我的名字？」林香韻覺得受寵若驚，又驚悚莫名。「你還記得呀？」她

以為自己早就被遺忘了。

「我想我記性還不錯。」居威廉倚著安全門，微笑看著眼前的女孩。

林香韻讓他順眼的原因之一，便是這個女生即使喜歡他，也不曾利用那一夜的偶然藉機接近他，在他眼前刷存在感。

她可以說是躲著的，低調的，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，兩人不曾有過交集，這讓他覺得有點可愛，包含她現在驚慌卻又不知該如何是好的表情，他都很喜歡。

「林香韻，我有話要問妳。」居威廉微笑著，表情帶著貓逗弄獵物的戲弄。「看著我的眼睛，妳給我認真回答。」

「是！」林香韻打起精神振作，催眠自己，眼前的男生是學長，不是她喜歡的男生居威廉。

OK 的，林香韻，妳能熬過這羞恥的一刻！

「妳老偷看我，是不是喜歡我？」居威廉說話的語氣像在問雞排要不要加辣一樣輕鬆簡單，彷彿對方很容易就能回答似的。

林香韻卻像被電擊般，渾身一震，啞口無言，方才她對自己的心理建設，全被輕鬆的摧毀。

她自以為神鬼不知的偷看，其實都被對方知道了，還有比這更丟臉的事情嗎？

她不要活了！

「對……」但她不能說謊，昧著良心說她沒有喜歡他，畢竟她答應了要好好回答他的問題。「我喜歡你。」看著他帶笑的雙眸承認喜歡，她深覺羞恥的雙手摀臉。

「這樣啊。」居威廉笑意加深，走向摀著臉不敢看他的林香韻，微笑道：「香韻，妳老偷看我，看得清楚嗎？要不我現在走過去，讓妳看仔細點？」居威廉邁開步伐，像個獵人一步一步走向他已得手的獵物。

「你、你、你不要過來！」不知為何，林香韻覺得此刻的他非常危險，比那天他動手打小混混的時候還要危險。「你再過來，我、我、我要報警了！」

不能被他抓住，不行！

趨吉避凶的本能讓她大叫，伸出雙手抵擋他的步步逼近，直到再也無路可退，她的手觸及他的胸膛，發抖的身軀被大張的雙臂環繞……這、這是夢吧？

她被「壁咚」了，被困在男人雙臂搭起的牢籠之間，這小小的空間，就是她的天與地。

「很好，就是這個氣勢，我以外的男人靠近妳，妳就這樣叫他們滾，知道了？」

「蛤？」腦袋一團漿糊，覺得自己漫步在雲端的林香韻，完全搞不清楚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。

「我喜歡妳，香香。」從林香韻到香韻，再變成香香，不過兩分鐘的時間，居威廉覺得這改變的速度並不會太快，剛剛好而已。

「等妳這隻小老鼠走向我真等到花兒都謝了。我們在一起吧！」他露出沒有人看過的神情，不是打人或在道場上過肩摔對手的衝動凶猛，也不是靜靜不說話時流露出來的冷漠，而是一種女生看見了都會為他癡迷的溫柔表情。

「林香韻，我觀察妳很久很久了，妳很陽光，活潑開朗，性格樂觀，妳很可愛。

我覺得我可愛的女朋友就是妳了，妳覺得呢？跟我交往，好嗎？」

這是什麼感覺呀？輕飄飄的……

那種心情就像王子在舞會中無視其他漂亮女生，卻直直的朝自己走來吧？林香韻覺得自己像灰姑娘，美夢成真。

喜歡的人也喜歡自己，這還能有別的答案嗎？這是她想了很久很久的美夢。

「好、好哇。」林香韻羞答答的點了點頭，答應了交往的要求。

這一刻，她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、最幸福的女孩。

第2章

十二月，聖誕節後、新年前夕，強烈的冷氣團來訪，帶來破紀錄的最低溫。

包得像一顆球的林香韻，穿著厚厚的外套，雙手戴手套，腳上穿的是保暖的雪靴，但白色的煙仍從她口中洩出。

走在聖誕佈置未撤的街頭，她行色匆匆，快快地越過街道，來到首次與居威廉見面的那家便利商店巷口，原本已經過了便利商店，想起居威廉的飲食習慣，又回頭買了杯熱熱的美式咖啡。

「幫妳男朋友買咖啡呀。」熟悉的便利商店店員趁著沒有人潮的時候，跟林香韻搭話。

「嗯。」聽別人提起「妳男友」三個字，林香韻還是會臉紅，覺得不敢相信。

交往後才知道，居威廉就住在她常去的客戶住的那個社區，而且他一個人獨居。而她嘛，常常來他住處。

大四的居威廉課很少，常常待在家裡，他直接給了她備份鑰匙，讓她能自由進出。有時兩人會一同出來採買、吃飯，一來二去的，附近的店家都知道她是居威廉的女朋友，然後就會接收到艷羨的目光，除了居威廉長得好看之外，他對她也是非常的好，好到會讓人羨慕的那種。

牽手是基本款，出門在外，居威廉從不讓她提重物，就連在學校，她被社團裡的男生們戲弄，辦活動時只喊她一個女生來做粗活，居威廉知道了，都會給對方一個冷冷的眼神，制止他們把她當成男人來操，用身體力行告訴那些男孩子們，什麼叫紳士風範。

他非常的細心，下雨了會來送傘，無時無刻照料她的心理和生理，她生理期時，才剛感覺到一丁點痛，他就拿了暖暖包給她，要她放在肚子上暖一暖，再晚一會兒，就會有熱騰騰的紅豆湯和巧克力。

這樣的好讓一向對男友沒有太多要求的好友季潔，都忍不住拿來比較。

「我現在才發現你不體貼耶，你給我學著點。」看見好友有紅豆湯，季潔瞪了男友一眼。

「威廉，你這不是害我嗎？」差點被女友罰跪主機板的王沖實，非常不滿的吼著死黨，痛斥他的不仗義。

「你不會照顧自己女朋友，怪我囉？」居威廉冷冷地瞥他一眼。

「咖啡好了。」店員將做好的咖啡遞給林香韻。

林香韻回過神，嘴角帶著笑意，因為想到他們兩對情侶的互動，以及居威廉對她

的好，覺得心暖暖的。

小聲說了謝謝，捧著熱騰騰的咖啡，林香韻來到了居威廉居住的大樓。

向警衛打了個招呼，她走進大樓，搭上電梯，來到他所在的九樓之二，用居威廉給她的備份鑰匙開了門。

「呼，好溫暖。」外頭冷到她牙齒打顫的低溫，在居威廉的住處完全感受不到。在玄關脫了鞋，踩著室內拖鞋踏進房子裡，林香韻把咖啡放在餐桌上，便脫下了厚厚的外套和保暖手套。

室內開了暖氣。其實居威廉不怕冷，反而怕熱，他很喜歡像今天寒流來襲的冷空氣，但因為她要來，所以他提前在家中打開暖氣迎接她，這樣的細心令林香韻十分感動。

「威廉，中午了，要不要起床？我給你帶了便當和咖啡。」

解開帶來的保溫袋，取出還有熱度的便當，這是她親手做的，被居威廉戲稱為「愛妻便當」。

因為媽媽很早就過世，林香韻國中就在廚房裡磨練，要給爸爸和發育中的弟弟製作有「家」的味道的料理，加上爸爸公司的客戶總有些特別的要求，因此她的廚藝算是非常好。

居威廉驚艷她的好廚藝，非常喜歡她做的菜。今天她幫個工作忙的媽媽送便當給在小學念書的小孩，也就順便幫老是外食的他做了一份。

以為居威廉聽見她帶了吃的會起床，他一直都是這樣的，非常捧她的場，愛吃她做的東西，結果沒有一偌大的房子裡，寂靜無聲。

「這麼累呀？」

擺在客廳桌上的筆記型電腦，以及桌上散落的紙張，上頭畫了許多她看不懂的圖騰，有凶猛的野獸，似猿似猴的生物，張牙舞爪的，而這些鉛筆繪圖、素描，全部都是居威廉的手筆。

紙張上除了圖騰之外，還有一堆潦草的英文字，草到她這個立志要到外商公司工作，有認真在攻讀英文的人也看不懂。

「可惡，這男人一定要這麼強大嗎？」收拾著桌面上散亂的紙張，林香韻忍不住嫉妒男友的才華。

她知道他最近在忙什麼，他在寫文章……嗯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正在創作一本英文奇幻小說，故事到了首部曲收尾的階段，打算在寒假結束前將故事做個完結。居威廉沒課的時候就會寫稿，寫到廢寢忘食，林香韻想，他肯定又寫到天亮才去睡。

若想當個體貼的女朋友，就要讓他睡，但是不行，他一定沒吃東西，絕對要在他吵起來，逼他吃東西。

「威廉，起床吃東西，吃完再睡。」林香韻收好東西後，邊喊邊走向居威廉的房間。

在交往之後她才知道，這個男人飲食非常隨便，習慣外食又懶的他幾乎都是以便利商店為生，還是個咖啡狂，一天起碼要喝五杯以上的黑咖啡，導致他的胃非常

爛。

除非林香韻在他身邊，他記得要照顧女朋友，會意思意思吃一下，否則他不覺得自己需要三餐正常，這讓林香韻無法忍受，決定要導正他的飲食習慣。

「威廉，起床吃東西，我做了紅燒獅子頭，煨好久的，白菜滷得軟軟爛爛的，很好吃喔。」走進居威廉的臥房，她只看見睡美男不為所動，繼續趴在枕間安睡。穿著薄長袖T恤睡覺的居威廉，頭髮並未束起，而是披在白色枕頭上，潔白和深黑的對比讓林香韻心動了下，尤其是閉上眼睛睡著了的他……

「唉。」帥哥就是帥哥，連睡著的樣子都好好看。但是帥哥不起床吃東西，這很讓人困擾啊。

「威廉，起床了。」林香韻走到床邊，拉開覆蓋在居威廉身上的羽絨被，伸手覆在他手臂上，輕輕搖晃。「威廉，起床吃點東西，吃完了再睡——欸？」

好聲好氣的勸說還未說完，便感覺到雙手被緊緊握住，接著一陣天旋地轉，她連驚呼都來不及發出，待她回神，已躺在柔軟的大床上。

還帶著溫熱氣息的床被將她包圍，男人身上濃烈的氣息朝她迎面撲來，林香韻呆了呆，看著伏在她上方的居威廉，腦子還停留在剛才發生的事上轉不過來。

「早。」呆呆的她，只能開口說早安。

「我的香香，早。」男人低沉的嗓音，帶著剛睡醒的慵懶，但動作卻一點也不然，反而侵略性十足地吻了吻她微張的唇。「睜開眼睛看見妳的感覺真好，香香，我想妳了。」

他邊說著想念，邊加深親吻，兩人四肢糾纏，輕啄的吻也漸漸變質，深沉而熱烈的吻，奪走了林香韻的呼吸。

男人壓低的聲線，粗啞的語調，以及掌心下滾燙的肌膚，令她無法抗拒的早安吻，再再讓林香韻臉紅心跳，也發現了他肢體語言中的暗示。他新生鬍碴的下巴摩挲著她臉頰、頸子，加上一連串細碎的吻，他灼熱的手掌探進衣襪，撫摸她的肌膚，緩緩向上攫住她隆起的渾圓……這不是暗示，而是明示。

他要她。

「威廉……」被挑逗得動情，全身發軟，林香韻只能弱弱的喊著他的名字。「別這樣，你快起床吃東西，都中午了，別鬧。」

她很喜歡居威廉，非常非常的喜歡，因此付出自己的感情和身體是很自然而然的事，只要獨處，居威廉從不掩藏對她的喜愛和欲望，更喜歡在歡愛的過程中，戲弄害羞的她。

雖然不是第一次了，但每一次面對他的求歡，林香韻都會害羞到不行。

「香香，我餓了。」他語氣帶著蠱惑。

「那快起來呀，我帶便當給你了。」聽見他說餓了，林香韻比他還要擔心。「快起來，你不要一直壓著我，讓我下去，別又餓到胃痛了。」

見女友不開竅，居威廉笑了笑，握著她的小手，放在他早已挺立的昂揚上。「是這裡餓了。」

雙手觸碰到火熱的事物，林香韻小臉倏地漲紅，又驚又羞到完全不出話來。「你、

你……」只能臉紅得你個沒完。

居威廉低低笑了，欺負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尤其是歡愛的時候，她明亮的雙眼因為他的愛撫而泛著水光，迷迷糊糊的模樣讓男人興起征服欲，想要狠狠的欺負她。

「我想妳了。」他在她耳邊輕聲說著，而後火速的掠奪。

唇舌交纏，四肢緊抱，周圍的溫度驟地升高，居威廉有些急切，脫下她身上礙事的長袖毛衣，一邊脫一邊抱怨，「怎麼穿這麼多？」

「會冷啊。」被脫得只剩下貼身衣物，皮膚接觸到冷空氣，林香韻打了個冷顫，皮膚泛起點點疙瘩。

「冷？」脫下自己礙事的T恤和長褲，居威廉細長的眼乍然迸出火花。「我來溫暖妳。」

林香韻雙眼迷濛，看著居威廉伸手在床頭櫃摸到了保險套，她臉一紅。可更讓她顫抖不已的，是他咬著小巧方正的鋁箔一角，邪魅挑情的雙眼盯著她，慢條斯理地撕開，緩緩的戴上……

林香韻很不想承認，但這一刻，她非常想被撲倒，居威廉看起來瘦，但其實脫了衣服，那一身緊實的肌肉和微微顯露的人魚線十分引人遐想。

這讓林香韻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雙手，觸碰他的身軀……這男人很懂得怎麼撩撥她的欲望。

「快點。」漲紅了臉，林香韻伸手拍了拍居威廉，催促他。

居威廉低低笑了，他就愛看她被逗弄得受不了，羞窘催促的模樣。

「遵命。」笑笑吻住她的同時，進入她的身體，那溫暖緊緻的包覆令他忘情，熱切地投入這場歡愛之中。

偌大的房間裡，只能聽見令人臉紅心跳的呻吟及喘息……

廚房傳來洗滌餐具的聲響。

坐在餐桌旁的林香韻還有些呆呆的，她的臉在發燙，四肢發軟，尚未能反應過來。從她坐著的位置，可以清楚的看見居威廉在廚房裡洗碗的身影。

他洗得很仔細，將乾淨的便當空盒擺在架上瀝乾水分。那是她帶來的便當盒，往往她做了吃的，他便動手洗碗，明明看起來不像是個會做家事的男人，事實卻非如此，他會做，而且不需要人開口催促，這是他疼女朋友的表現。

可誰知道對女朋友溫柔體貼的他，在床上會這麼凶猛，她現在雙腿發軟，好似還能感受到他對她做了什麼……

「怎麼在發呆呢？」

洗完餐具的居威廉走了出來，看見還呆呆的林香韻，不禁輕笑，捏了捏她紅潤的臉蛋，姿態輕鬆慵懶，毫不掩飾對她的喜愛，呆呆的女朋友讓他的一片柔軟。他忍不住環抱住她的身軀，吻了吻她紅紅的臉蛋。

「啊！」林香韻輕呼一聲。

他高頭大馬的，抱著她的動作牽動了她酸軟的腿，不由驚呼出聲。

「會痛？」他太瞭解她了，從她的表情和呼喊當中，得知了她現在不舒服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還不都是你！」林香韻瞪了他一眼，又嬌又嗔的神情看起來不像生氣，比較像撒嬌。「一見面就對人家這樣那樣……」

「男人起床都會非常想做，妳不知道我想很久了，可惜妳不能外宿。」居威廉眼底透露著饜足，一點也不害羞地說著大膽的話。

「我明明中午才來的！」哪裡是早上，明明就日正當中好嗎！

「剛起床就聽見妳的聲音，我哪管早上還中午。」居威廉無賴的回應。「會痛？我揉揉——」說著就要摸大腿吃豆腐。

「你別又來了。」林香韻推拒，絕對不讓他再碰自己，因為她太瞭解這男人了，一趁她不注意就撲上來，明知她無力抵擋，只能任他為所欲為。

堅持要保持距離，兩人移駕到客廳。

居威廉不愛坐沙發，一屁股坐在茶几前的地毯上，整理起前一夜忙到天亮才告一段落的原稿。

「寫到哪寫到哪，接下來呢？」林香韻則是坐在離居威廉最近的沙發上，吵著要看昨天看得意猶未盡的故事橋段。

她興奮追故事的模樣，給了居威廉很大的動力，他可愛的女友老說是他的頭號書迷，是最死忠最支持他的，要他一定要把故事寫完，他這才提筆寫下以英文創作的奇幻故事。

「妳真是心急，給妳看吧，順道考考妳的英文程度，幫我順一順。」居威廉將桌上的筆電開機，點開稿件，找到她看到的段落，讓她接續看下去。

「又給我找工作，哼。」

「不看就算了。」他作勢收回筆電。

「我要看——」林香韻大叫，搶走他的筆電，目不轉睛地看了起來。

居威廉對她是不設防的，房子隨她進，給她很大的權限，但林香韻並不會動他的電腦，去看他前一天寫了什麼，即使她被他創造的奇幻世界迷得七葷八素，每看到一個段落心就像被貓抓般難受，想立刻看到接下來的故事，也不會冒昧的搶他電腦看他的原稿。

林香韻覺得，這是尊重。

天知道她根本不看奇幻文學的，尤其還是英文原文小說，但她交了個寫文章比柔道技還要厲害的男朋友，告訴她英文寫作和中文寫作是兩種不同的範疇，給她看他自己近年來開始以英文創作的故事。

這一看可不得了，林香韻成了狂熱敲碗的書迷，每天都吵著要他快快寫下去，她想看。

見她捧著筆電就開始看文章，不理他了，居威廉也不覺得失落，反而心底有種暖暖、熱熱的感覺，燙得他全身暖和，不自覺眼神放柔，嘴角噙著笑，凝視著她專心的面容。

居威廉覺得，他可以看這個女人一輩子都不會膩，即使什麼話都不說，就這樣靜靜地各做各的事，也覺得很自在。

享受著不說話也平靜的時刻，居威廉手握鉛筆，在空白的紙上畫著、寫著故事接下來的大綱走向……

直到林香韻的電話響起，破壞了這份寧靜。

「喂？」林香韻眼睛仍盯著電腦螢幕，看也沒看來電顯示就接起了電話。「我？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啊。」

沒想到她才說了跟男友在一起，電話那頭立刻傳來生氣的咆哮。

她無奈地住了嘴，聽對方怒吼，就連正專心做自己事情的居威廉，也被怒吼聲搞得皺起了眉頭。

「奇怪耶，阿衛，我跟我男朋友一起你有什麼氣好生的啊？」林香韻終於能說話了，她實在覺得自己被吼得莫名其妙。

這個叫阿衛的男生是她的同班同學，從一入學就跟林香韻一見如故，兩人都鬧著對方玩，林香韻戲稱阿衛是她的黑粉知己。

可是黑粉知己在得知她交了男朋友之後，生氣攤牌了。林香韻這才知道阿衛喜歡她。

兩人為此曾有好幾次爭執，林香韻堅持自己對阿衛的感覺只是朋友，不可能有別的，但阿衛仍舊費心爭取著，要她離開居威廉跟他在一起。

居威廉對這個叫阿衛的男孩子沒有半分好感——畢竟哪一個男人會欣賞纏著自己女友不放的男人？所以在兩人的獨處時間，聽見阿衛打來的電話，他雙眼危險的瞇起。

「蛤，是今天嗎？不是說明天？」原本打算要和人吵架的林香韻，聽見阿衛發火的原由，登時心虛了，語氣也軟了。「季潔說的是明天啊，我們今天都有事……好啦好啦，你不要生氣啦，我一小時內趕到學校就是……喝什麼？當然是可樂啊，還用說！」

確定了等等要見面的時間，林香韻收了線，心虛地抬頭，望向居威廉陰沉不爽的臉。

「威廉……」

嗯，語調甜膩，只有做了他會生氣的事情，香香才會用這種語調說話。

平時他是很疼她，對她做的蠢事會睜隻眼、閉隻眼，但是事關阿衛，很抱歉，他就沒有風度。

「他打給妳幹麼？」完全就是吃醋的嘴臉。「妳在我這裡礙到他了？我去跟他談。」關他屁事！

女生如果引起了男友的嫉妒，讓男友生氣的話，應該多少都會有點優越感，覺得甜蜜蜜的吧？

可林香韻一點也感覺不到甜蜜雀躍，她很愧疚、很心虛，因為她答應了居威廉會處理好阿衛的事，會跟他說清楚。

她是跟阿衛說清楚了，她喜歡居威廉，對阿衛只是朋友之間的情誼，即使沒有居

威廉，她跟阿衛也只會是朋友，但這話並沒有阻止阿衛對她的追求，讓居威廉非常不開心，而她也很為難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居威廉不只一次告訴她，男女之間確實有純友誼，但絕對不是她和阿衛，因為阿衛要的不只是朋友，要她跟阿衛斷了聯繫，林香韻也不是沒有看見阿衛對居威廉的敵意，每次見面時兩人之間的火藥味，濃烈得令她不知所措。

但她心軟，覺得和阿衛還是朋友，以至於到現在報告還是同組製作，當然還有季潔從中當潤滑劑，不然要她跟阿衛獨處，林香韻也怕自己無心的舉動會給阿衛錯誤的認知，以為她對他有意思。

「季潔、我和阿衛，我們三個人一起做報告，約好了要討論，我跟季潔都以為是明天，結果是今天，阿衛在學校教室裡等我們等不到，打電話來問，才知道我們都搞錯了討論的時間。」

林香韻解釋得很小心，因為她優秀到不行的男朋友，平時溫柔體貼好說話，其實性格衝動易怒——阿衛的存在就踩到了他的地雷，一提到就垮下臉來，表情陰沉到不行。

「是跟你交往之前就確定同組做期末報告，不是之後……我很儘量避免跟他獨處了。」林香韻丟下手機和筆電，坐在地板上緊靠著居威廉，撒嬌著解釋。

居威廉深呼吸，平復內心翻湧的醋意和不滿，看著小鳥依人的她，他只能長聲嘆息。

基於尊重原則，他不想插手女友的交友，也信任她對兩人感情的忠誠，但基於一股直覺，他就是無法喜歡女友的這位異性好友，覺得那個叫阿衛的男孩太過固執，即使女友拒絕了他，他仍一意孤行，繼續喜歡。

不是默默、藏在心裡的喜歡，而是啟動雄性天性中的爭奪機制。

居威廉不喜歡阿衛造成女友的困擾，也氣女友的心軟不忍拒絕，可還能怎辦呢？誰教他喜歡這個心軟的笨蛋。

惱怒這女人將自己變得這麼婆媽，一點也不像他，居威廉張開手臂，將她擁緊，像是要宣示主權般瘋狂吻她，直到她虛弱無力，癱軟在他懷中，他則趁機吸吮她頸間幼嫩的肌膚，留下淺淺吻痕。

「嗯……會癢。」林香韻抗拒這又麻又癢的吻。

他居然做這種幼稚的行為——要在女友身上留下吻痕，才能驅散心中的不甘，居威廉，你真是沒用！

「你們約哪？我陪妳。」他還是不放心女友跟愛慕者獨處。

「你真是愛操心，等等季潔也會來。」林香韻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，嘲笑他。

「妳是我女朋友，我不操心妳，我操心誰？」居威廉也不管她的嘲笑，打算換下一身居家服，送她去學校。

誰知衣服換到一半，電話響了起來。

「媽，妳怎麼這時候打來？」居威廉接起了電話，從這通電話中，他得到了一個訊息。「什麼？妳要再婚了？！真的假的？對方是誰……我是伴娘？媽，妳瘋了嗎！我當然是伴郎……跟繼父吃飯，什麼時候？」

看來這通電話沒有那麼快結束呢，林香韻看了看時間，計算了下自行前往的車程，時間真是太趕了。

「你跟你媽聊，我自己去，晚上見。」林香韻快速地啄吻了下居威廉的唇，也不給他喊住她的機會，拎了包包就跑了。「幫我跟你媽問好。」

「香香——」居威廉開口要阻止，可惜她人已經溜出大門，離開了他的住處。

「香香？女生？！」電話那頭傳來母親的驚呼聲。

居威廉對於獨力撫養自己長大的母親是非常尊重、貼心的，兩人之間的相處像朋友一樣，什麼話都能聊。

「我女朋友。媽，我跟妳說過的。」

「為什麼我沒見過你女朋友？」居滿嬌不開心了，覺得兒子瞞著她。

「誰教妳不在台灣，早說了要帶她跟妳吃飯的！」居威廉跟自己媽媽講話沒在客氣的。

「喲，這麼喜歡呀，喜歡到要帶來見我了呢！」居滿嬌嘖嘖有聲，消遣起兒子來。

「我想我這輩子不會再這麼喜歡一個女人了。」他語調輕快地對母親提起心愛的女友。「等她畢業後我想結婚。她還是能工作，但一定要結婚。」

「哈哈哈哈，你誰？你是我兒子嗎？居然這麼急著要把女朋友定下來，你是有多喜歡呀？我一定要好好看看這個把我兒子心勾走的女生到底是何方神聖。」

「媽，妳一定會喜歡她。」

居威廉嘴角掛著笑，跟母親聊起了自己的感情規畫，用著寵愛的語調說著自己的女朋友。

他渾然不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這麼愉悅地提到林香韻，在今天結束之後，林香韻成了居威廉生命中再也不能提起的三個字。